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未被认识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以作者个人的方式、带着个人的印迹出现的。这些是人们能看到、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将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免受我们的喜好憎恶的影响。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定是在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应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或者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特别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

* 选自 J.A.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年版。哈培尔兄弟出版社允许转载。

过去的 20 年里，世界目睹了马克思学说的有趣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苏联受到敬仰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涵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思想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像低微的宗教的教义和中世纪的领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一样。

但另一个现象却不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直到 20 年代，在美国，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那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直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而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它在所有的国家中有着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学派在战前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保持了活力，正像先前经济萧条时期那样。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不光是那些和社会民主党有关系的领导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实践上过于谨慎保守的领导人）在继承旧的信条方面有些误入歧途。同时，他们对马克思的这些教义有着对神一样的态度，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待经济问题。美国的现象也很独特。我们不关心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概括一下许多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马克思的预言的轮廓和内容以及它们的涵义，还是值得的。^①

我们尽量不多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提供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因为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想得到马克思著作的目录和其生平资料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有关的字典里找到，特别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或《社会学百科全书》中。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最为方便，在众多的传记作品中，我认为 F. 梅林的最好，至少对一般读者而言是这样的。

一、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本节的题目用了一个宗教界的比喻，这并非是由一个小的失误造成的。这不仅是一个比喻。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信仰。^①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意义，一种判断事件、行为的最终标准。其次，它提供了一个把人类或人类的一部分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指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也属于那种在坟墓前指引通向天堂之路的学说。我相信用文字来阐述这些特性将提供一个分析、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机会，更能从社会学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作更深入的分析，这比由经济学家来完成来得更深入。

说马克思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次要的一点：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从纯粹的科学成就的角度讲，马克思做得很完美，但这不可能赢得不朽的历史意义。他那个党派口号的弹药库也不能做到这些。他的一些成功，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归功于他在他的同伴们面前演讲时随时可用的热烈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点要说的是，这个弹药库已经被运用了，并按预期目的被很好地运用着。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为了铸造这样的为社会斗争所需的武器，马克思不得不常偏离按他的体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然而，如果马克思仅仅是华丽词藻供应商的话，他的学说今天早已消亡。人们不会

原文如此。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潮来加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及相关事物的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接受。为反映原貌，这一类论述本书予以保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观点的肯定。特此说明。下同。——编辑注

感谢那种形式的服务，会很快忘掉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谱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他是一个预言家 为了理解他的成就的本质 我们应该用他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理论。那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顶点 又是资产阶级文明极度衰落的时代，一个没有表现出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迹象的社会 表现出令人憎恶的陈腐的景象。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信仰很快地被抛弃 工人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已消失 而知识界宣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贫困的法则感到满意。

现在 在亿万人的心里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地球上人类的天堂”的预言意味着一线光明和生命的新的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一种不真实的信仰或是一种对信仰的歪曲的模仿——这儿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成就的伟大。成千上万的人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的预言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并不重要。这是所有预言的命运。重要的是这预言是以一种在当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表达出来的 而实证主义无疑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从资产阶级思想中产生的”并不矛盾。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像许多不成功的人感到的那样 他们受到阻挠和不公正的待遇 因而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将把人类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推理。

看一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明的艺术是如何成功地 将那些非理性的期望——它们没有了信仰，像一群丧家之犬似的 在乱闯——和现在的不可避免的唯理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的，后者不能容忍没有科学或伪科学的涵义。宣传自己的目标不会有效果，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的分析只会使几百个专家感兴

趣。但是用分析的形式宣讲 而分析又针对人们内心的需要 这样就能避免被情绪支配。抱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人为之而奋斗的东西不能被打倒而终将会取得胜利。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胜利。这个当然不是成就的全部。个人的力量、预言的光辉对信念的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 新的生活、生命的新的意义都无法被揭示出来。但我们在这儿先不涉及这些。

关于马克思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个论点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这一点我们还要说一下。只此一点就足以对他上面关于不成功的人的感情的阐述作出说明了。这当然不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对实际感觉的真实阐述。我们宁愿把它称作试图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或错误的揭示来代替实际的感觉。马克思这样做，是不实际地把他自己的“阶级觉悟”的术语 很不实际地 用于群众 他无疑是曲解了群众 这集中在工人的愿望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以及利用政治力量取得这一身份上)但他仍然写出并强调这一术语。他没有为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出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优越于被他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地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日刻苦工作的英雄，像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的利润而焦虑时所做的那样。他完全不受任何倾向的摆布，不像某些追随者那样刻意奉承工人。他很了解什么是群众，他所期望达到的社会目标不是工人所能完全理解的，而且他从没有教过别人由他自己树立的什么理想。他和这些空洞的东西从不相关。像每一个真正的预言家称自己为上帝的代言人那样 马克思自称 自己只不过是阐明社会发展史的逻辑罢了。这里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弥补了许多琐碎和粗俗的东西 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 这两类事物非常奇妙地结合了起来。

最后 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十分有教养，以至于不

能和那些粗俗的社会主义的教授们相提并论。他们看见了圣堂，但不承认它。他完全能够懂得他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管离开它多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够比《共产党宣言》更能为他的宽宏大量提供证明的了。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一列举，即使在宣判资本主义在将来的死刑时亦是如此，他从未忽视它的历史作用。这样的看法包含着许多马克思本人也不愿接受的东西，但他对此无疑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历史逻辑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更容易地给他的历史理论一个独特的表述。社会问题对他来说变得有规律可循，在他一生中的许多时候，他有可能成为谋士，但他鄙视那些事。他并非完全迷恋于社会主义以至于使其他生活色彩完全消失，制造出一个对其他文明的不健康的愚昧的仇恨和轻蔑的观念。从更多的意义上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基本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意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会遭到忠实于马克思的信徒反对的事了。他们自然要反对贸然分析那些对他们而言是真理的源泉的理论。但是他们最反对的事就是“肢解”马克思的著作，然后一篇一篇地讨论。他们会说，这种做法显示了资产阶级在把握整体内容方面的无能，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补充、相互解释的，只就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内容本身来考虑，其真正的意义立刻就消失了。然而我们别无他法。在犯过了上面的错误，把马克思当作预言家分析之后又当作社会学家来讨论时，我没有否认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视角的存在，这种视角为他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整体上的统一性。但我也并不否认，在马克思著作中有许多相

似的整体 事实上每一个部分都有其本身的独立性 这些部分是被作者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有着众多独立的部分 使得研究者能够吸收某一部分劳动成果 而暂不涉及其他内容 但在运用这些重要的、能起激励作用的真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东西 这反而比把那些已经无希望的、应抛弃的内容搀杂在一起的做法要更有价值得多。

先用这个方法分析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先抛弃前面的方法而用整体的方法。马克思有着以德国方式训练出来的充满思辨的头脑。他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他是从德国的纯理论哲学开始他的研究的，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热爱的科学。他曾一度想把哲学作为他的真正职业。他曾是一位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这就是在接受这位大师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剔除了许多信徒对黑格尔哲学的陈旧解释 并用相反的观点加以替代。只要有会 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毫无疑问，他的德国和俄国读者有着同样的智力和训练基础，都能掌握这一秘诀并以此作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关键。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正确的。分析他的观点，你不能证明其中有他自己的想象，他的主张都不是源于哲学领域 而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而那些评论者和批评家们 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出发 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创建一个哲学体系的倾向使得他们只能接

受来自哲学的解释，只能从某些哲学原则出发得到结果，因而，他们把对经济问题的阐述看作是哲学问题，这样就将问题引入错误的轨道，误导了朋友甚至论敌。

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他对现实的了解总是有点过时，他很书生气，因为他的基本资料除了报纸之外，到他的手中总是有些滞后。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书籍，即使只具有一般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不为他所涉及的，尽管有许多专题性的文献除外。我们不赞扬他在信息方面有着完整性，但我们得赞美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博学，他的社会洞察力不仅表现在他的广博的历史知识上，而且在许多细节上，他肯定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他对一些事件瞥上一眼就能透过其杂乱无章的表象洞察到其中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不只是一种热情，也不只是一种分析的冲动，而是兼而有之。他尝试对那个社会逻辑进行阐述的结果，即所谓经济史观，无疑是他个人对当今社会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过去，这个问题未能受到重视。与此相比，这个理论源于何处，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前人，德国的或是法国的，此时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相反，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个人心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对社会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马克思·韦伯的资料和论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符。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这些团体和阶级所阐述的它们自己的存在、地位和行为自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他对那些历史学

家以及他们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们用浮夸的语句来阐述社会现实。但是，如果思想和价值准则对他来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它们也不会毫无影响。打个比方说，它们是社会的引擎——起传动作用的部件。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给这个理论下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和集团的行为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错误的，而在其余的方面是浅薄的。^①

当我们这样认为时 我们要为马克思辩护一下 以免引起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一直这样表述。这个短语很快就在一部分人中被使用起来，但在另一些人中却没有被接受。但这毫无意义。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具有唯物主义的特征，而他的历史理论和其他经验科学的历史理论相比也是如此。那些理论试图把历史的过程解释为由经验主义科学支配的东西。必须清楚，这和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和宗教的信仰——关于对世界的物质面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中世纪的神学就提供了这样的方法，用它就可以建立这种理论的一致性。

这个理论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

(1) 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并由它产生了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和文明的方式。马克思有段名言表达了这个思想：“手工作坊”产生封建制度 蒸汽机工厂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过分强调技术因素，但是在理解了技术并非全部的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是可以接受的。通俗一点说——这样做我们会忽略它的很多涵义——我们可以说 是我

见本书第 3 页注 。

们的日常工作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者说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某一面，也即我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决定着每一个人。

(2) 生产方式本身有它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据它们的内在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按自己的方式产生出它们以后的形式。仍以马克思上面的例子来说明：以手工作坊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创造了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环境，它所采用的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实际的需要，个人或群体无力改变这种需要。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又创造了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新的群体和观念，它们的互相作用和发展又产生出它们自身的结构。这样我们就有了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它首先是推动经济变化，其结果也推动了社会的其他变化，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的推进器。

两种表述无疑包含了很多的真理，是非常宝贵的、有用的假设，正如我们以后将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看到的那样。目前大多数的反对完全失败了，例如那些用伦理的因素、宗教的因素来反对的观点，或者是伯恩斯坦提出的简单的、直率的说法：人是有头脑的，因此会自己选择如何行动。这些观点都失败了。关于上述论点，我们几乎不需要详述它们的弱点了。当然，人们不是被迫直接从周围环境、客观事实中选择他们行动的过程，但他们的选择所依据的立场、观点、倾向不是从另外的独立的事实中来的，而是客观环境所反映的事实。

然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史观只能是一个大致

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1896—1898 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修正”。——编辑注

的估计，它在某些情况下的作用会不如在另一些情况下的作用那样令人满意。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例子。社会结构、类型、观念就像硬币一样不易熔化。一旦它们铸成了就会固定下来，可能在几个世纪内保持不变。既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显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如果我们试图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过程去推测，我们几乎都能发现实际的群体和民族的行为和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所作的推测多少有些差别。这是很普遍的情况，如果我们将一个已固定的社会结构搬到另一个社会中，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尔曼统治者在西西里制造的社会环境将能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没有忽视这样的事实，但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全部涵义。

另一个有关的例子有着不利的意义。想一下 6、7 世纪在法兰克王国出现的封建的地主所有制，这自然是改变存在了多年的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事件，同时它也影响了生产的状况、需求和技术。但简单的解释可在军事领导的职务上找到，这些军事领导过去是由家庭或个人来充当的，这些人由新领地的征服者变成了封建地主。这不符合马克思的纲要，而且容易导致不同的结论。这样的事实的性质无疑会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另一个辅助的假设，但引入这样的假设通常是一个理论终结的开始。

在试图用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解释历史变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但只要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基本真理的魅力正存在于这种真理所具有的单一关系的严谨和简明之中。如果这一点有问题的话，经济史观就不得不与其他类似的理论并列，作为许多部分真理的一部分，或者让位于其他更好的基本真理。然而，无论是将它当作一个成果，还是作为一个有用的假设，都不会有损于它自身的价值。

当然，这个理论确实是理解所有人类历史秘密的万能钥匙。如果我们有时对它的运用感到过于幼稚的话，我们应当记住它是用来取代什么样的观点的。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甚至是还不够完善的经济史观的姊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最重要的贡献。很奇怪，经济学家对社会阶级现象的认识过程比较缓慢。当然，他们常常对他们所研究的相互作用并产生了各种过程的人们进行阶级的分类。但是这些阶级只是一些个体的集合，它们显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这样，一些人被划分为地主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另一些人被划分为工人因为他们出卖劳动力。然而，社会阶级不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一种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其存在完全被忽视。在这种理论的信奉者看来，社会就像是由一群杂乱无章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的一样。可以相当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经济理论的研究有多重要？这对许多实际运用的问题是重要的，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问题无疑也是重要的。

大致地说，社会阶级首先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论述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但即使我们说得具体一些，历史事件也可能经常由阶级利益、阶级立场以及现存的阶级结构等原因引起。它们永远是解释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们足以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看成是和经济史观一样有价值的概念。

很明显，阶级斗争原理的继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自己建立的具体的阶级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于历史的描写，对所有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机制的解释都随着我们对阶级理论的选择而不同。例如，阶级的种族理论，像哥宾诺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种族

斗争的历史的理论，或者像现在流传较广的施穆勒或涂尔干的劳动分工理论，以及把阶级对抗解释为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的利益对抗的理论。分析的范围并不局限在阶级本质的可能的差别上。无论我们对阶级的看法是什么，不同的解释来自于对阶级利益的不同的定义以及这个阶级本身所显示的行为。对这个问题近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还很难达到形成学科的水平。

据我们所知，马克思没有写出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系统的观点 这很难理解。他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可能因为阶级这个概念是他看问题的根据，以至于他感到没有必要写出它的明确的定义。同样，这也可能是一些观点在他的脑中尚未得到确立，他在建立一个成熟的理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他在建立一个纯经济理论和试图得出过于简明的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运用过这种不成熟的理论 其中他自己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除此之外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关于劳动类型分工的理论本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他对这些问题的从偶然的启示和直觉得来的想法，有一些显示出思想的力量和光芒，它们散布在大师的著作中 特别是《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

把这些零碎的思想整理出来在目前是困难的。然而，其基本思想是很清楚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包括工厂厂房、机器、原材料以及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我们就把阶级分成两种：一是所有者 即资本家 另一种是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今译作迪尔克姆、杜尔克姆 法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1896 年创办《社会学年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致力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论》、《论自杀》。——编辑注

劳动阶级或无产者 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当然 我们不否认中间群体的存在 如农民、手工业者 他们雇佣劳动者 但他们自己也从事体力劳动，还有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当然是存在的 但他们从事的职业被看作是不确定的 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这两个主要的阶级，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的必然联系 基本上是相互敌对的 这和任何个人意志无关。阶级之间的裂缝 它们之中某一部分的冲突 可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但根据最后的分析，起决定作用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发生的。有一个对立的東西不是偶然的，而是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中 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上的 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即阶级冲突——阶级之间的战争。

我们即将看到，马克思试图揭示在阶级的战争中资本家将如何彼此相互摧毁 最后甚至将摧毁资本主义本身 他还要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如何导致进一步积累。但这样的争论方式，以及用所有权来作为社会阶级特征的定义，只能增加“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资本家在一开始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 或者说他是怎样获得财富的 即根据马克思的学说 他是怎样获得能使他开始进行剥削所必须拥有的财富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不十分清楚。资产阶级的童话这样说：一些人不能成为资本家 而另一些人能够成为而且正在成为资本家 是因为后者比别人更聪明、工作更勤奋以及储蓄的缘故。马克思轻蔑地驳斥了这个童话。嘲笑是对付一个令人不悦的理论的绝好办法，正如每一个政治家在知道这将有利益于他们时所做的那样。用公正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现实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个“童话”即使它不能说出全部真实的故事 但仍能说出不少。超常的智力和精力成为取得工业成就的原因，特别是在工业的创建

时期，十有八九都是如此。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任何个人在创业时，储蓄是成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这和传统的经济学的解释不完全一致。通过节省工资和薪水来积累资金、以积累来装配他的工厂而取得资本家身份的人确实不多。大部分积累来自利润，而积累已成为取得利润的条件，这是区别储蓄和积累的正确依据。特别地，创建企业所需的财力有时可以从别人的储蓄中取得。小额储蓄容易解释，还有银行存款为筹建企业提供了财力。然而，后者不是普遍的规律。储蓄的作用在于能使他不至于为了日常的生计去从事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能够有时间考察环境、扩展计划、获得合作机会。因此，作为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储蓄作用的论述的否定，虽然有些夸大了，但还是有根据的，只是他的推理不能得出结论。如果古典理论是正确的，那种嘲笑就不能说是对的。

然而这个嘲笑起到了作用，它帮助马克思为原始积累理论排除了障碍。但是这个理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确定。武力——掠夺——镇压，镇压促进了进一步掠夺，掠夺又促进了镇压，这当然是成立的，正好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意见相符合。在今天更是如此。但这明显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如何说明一些人是怎样获得征服和掠夺别人的权力的？通俗作品不会去顾及这些。我不想和约翰·里德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是在研究马克思。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至少提供了有历史质量的相似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产生是因为其基本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事实。当然关于社会分化的原因和机制也被提了出来，但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封建主义是暴力统治，它对民众的镇压和剥削早已成为事实。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提出的，它已扩大到了它的前身——封建社会，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概念的解释，以及一些

在封建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以它们原本的形式、以数据的形式、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剥削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地主实际上成了资本家，这的确将解决遗留的问题。历史事实为此看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证明。许多封建地主，特别是在德国，建立和管理了工厂，经常通过他们的封建地租取得资金，从农业人口中获得劳动力，并非必须是农奴，但有些是。所有其他可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明显要差一些。坦率地说，这个情况就是，按马克思的观点，这里没有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求助于导致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就不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从历史和逻辑方面破坏了这个理论。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以后进行原始积累的原因，和过去一样，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始终，因而我们不能说，除了在很远的过去的那个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以外，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坚持一个理论中的缺点可能是不必要的，这个理论甚至不是接近它要解释的现象的中心的最好例子，因此对此不必过分认真。这些例子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能够从那些占多数的中等规模的由所有者自己管理的企业中见到。除此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少反映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地位，但经常是取得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经营成就明显不是取得显赫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偶然才能决定一个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的。然而，即便如此，用所有权作为决定的因素就像定义一个偶然有枪的人为士兵一样。对人们进行严格分类，一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永远被认作资本家，而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永远被认作无产者，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这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些家庭不断

地退出上层阶层或进入社会的底层。我提到的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们没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中，原因只能是它们的涵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考虑一下那个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结构中发挥的作用，问一下我们自己分析它的目的何在——这和马克思将它作为一件为鼓动者而准备的工具有区别的，这并不多余。

一方面 我们必须记住 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的理论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两个独立的学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前一个理论是以特殊的方式对后一个理论所作的补充，这样就限制了对生产条件或方式的运用。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结构 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决定了所有文明的形式、文明的进程和政治历史。但是在所有的时代，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用阶级来划分的——真实的登场人物是两个阶级，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逻辑的直接产物，并通过这种生产体系影响了所有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问题归结为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一个狭义的经济现象：由此他不能从更深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在他的分析纲要中，由于他把阶级放在这样的位置上，所以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以与定义阶级分化相同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读者稍微想一下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是必然的事。事实上这是一个大胆的分析策略，他把阶级现象的结局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起来。根据定义，把事实上和阶级是否存在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除了原始社会之外，惟一可能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个有独创性的叙述不能同样地从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得到，而只能从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定义中得到。由此，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 因而所有其他的划分原则 那些似乎有道理